

全域城市化与新城市理论

邱婴芝¹, 李志刚²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进入新世纪, 伴随全球空间的剧烈重构, 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密集区的快速扩张, 当代城市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所有层面均呈现“全域”(planetary)之势, 以至长期存在的各种地理和空间分割(如城乡二元, 南北半球差别, 东西半球差别, 社会自然差别)均面临解体和重构。在此背景下, 传统城市研究的理论与研究范式在解释当代城市现象时已然显得捉襟见肘。面对这一困境, 当代西方城市研究对全域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现象予以热切关注, 并以此探索城市理论的转型与建构。为此,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当代西方全域城市化研究的最新进展, 全面评述和解析当前全域城市化的新形势、全域城市化的新理论及其理论重构路径。在此基础上, 结合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对中国的全域城市化研究提出展望和建议, 希望以此拓展国际视野, 为中国城市理论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字: 全域城市化; 城市理论; 城乡二元; 后殖民主义; 城市权力

Planetary Urbanization and New Urban Theories

QIU Ying-Zhi¹, LI Zhi-Gang²

(1.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2.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摘要: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has witnessed dramatic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sig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s. Now, the urban has taken the planetary form in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which have broken the long-standing geographic segmentation (city and rural, global south and global north, global east and global west, social and natural).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urban theories have limited the possibilities of understanding this emerging urban landscape. In confronting this dilemma, western urban studies pay much attention to planetary urbanization to open the horizon of reconceptualizing urban theor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reviews recent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planetary urbanization, including the new situation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 new theories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 and theses on reconceptualization of urban theories. Also, consider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hopes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rban theory.

关键字: planetary urbanization; urban theory; urban-rural dualistic structure; post-colonialism; the right to the city

¹ 作者简介: 邱婴芝(1992-), 女, 浙江宁波人, 硕士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地理。Email: giuyzh3@mail2.sysu.edu.cn。邮寄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² 通讯作者: 李志刚(1976-), 男, 湖北天门人,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空间结构。Email: zhigangli@whu.edu.cn

引言

自 1970s 早期福特-凯恩斯主义的倾覆到 1990s 早期国家社会主义的动荡和前苏联的解体，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重构——全球金融体系和国家管制系统的松动、新自由主义盛行、全球信息革命、生产过程的自由化、全球生产网络的常态化、以及市场导向的跨区域管理形式（Brenner,2015）。这些变化刺激了资本的加速循环与积累，不仅体现在全球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和建成环境，同时通过扩张的城市网络和基础设施，渗透到资源获取地、工农种植区、物流通道等区域（Harvey,2010; Merrifield,2014），在过去的 20 年来创造了城市空间的“爆炸”（Lefebvr2009[1979],190）。联合国研究团队(1996)提出，全球已经进入“城市时代”。尽管受到了理论和方法上的诸多质疑（Brenner and Schmid,2014），这一观念已经成为常识，盛行于当前学术、政治和新闻领域。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城市在全球维度进行扩散，城市的边界和隶属关系不断趋向模糊，以至出现相对混乱的新全球空间秩序，城市的“全域”化现象由此出现（Merrifield,2013）。城市学科既有的研究范式面对这一新挑战，迫切需要新的范式与理论创新。Brenner 认为，旧的城市理论已经成为认识当前城市社会空间重组、地区间复杂关系网络的限制因素，西方城市研究出现了新一轮的认识论危机（Brenner,2013）。在此背景下，以哈佛大学 Brenner、剑桥大学者 Merrifield、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Schmid 为首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全域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这一全新话题，将其视为城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的抓手。Roy 甚至认为，全域城市化等新的城市现象的出现，带来了“爆炸性地创造新的理论地理”的理想时刻（Roy,2009）。

无独有偶，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促进了中国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在 2011 年步入“城市时代”¹，新型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城市化问题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另一方面，在“新常态”背景之下，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拐点，正从追求城市化速度的模式转向追求城镇化质量，涉及城乡一体化、基本服务均等化、社会公平等一系列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理论创新与研究范式转型同样成为亟待深入探索的新问题。

本文关注的焦点包括：当前全域城市化的形式有何特点？已有城市理论或观点有何局限？未来城市理论发展何去何从？对于新常态下中国新型城市化研究有何启示与意义？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通过检索工具 web of science 搜集文献，以 planetary urbanization、

¹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 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 50%，达到 51.3%。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2/22/c_122737952.htm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critical urban theory、global urbanization 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重点关注的杂志和书籍包括《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Regional Studies》、《Urban Geography》、《City》、《Urban Stud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Geoforum》、《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Implosions/Explosions: 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 Urban Theory and Protest Under Planetary Urbanism》、《The Routledge Handbook on C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此外，系统分析了哈佛大学城市理论研究室（Urban Theory Lab）的最新研究进展。

1 “全域城市化”时代的到来

在全球经济中，空间的相对关系结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重塑（Eric Sheppard, 2002），城市空间不断重组，城市在空间上不均匀地急剧扩张，超出了任何单一的大都市区域，突破了轮廓和边界。城市化在去中心、再中心等复杂过程中，创造了城市尺度和形态上的新形式：原中心的城市化向外扩散，在边缘及乡村地区出现了外城市与边缘城市；在区域尺度，出现了巨型城市、城市群，如北美的“波士华”区域、欧洲的“蓝香蕉”区域、珠江三角洲；在国家、洲际尺度出现了西欧、北美、东北亚城市群。同时，城市和乡村相互渗透，其边界愈加模糊，城市形态难以区分（Amin and Thrift, 2002）；中心-外围的城市体系逐渐打破，城市与城市之间关系愈加复杂化，形成了全球城市网络。总之，城市化呈现“全域”之势

1.1 城市尺度与形态的新突破

1.1.1 大尺度全域城市化

过去 30 年中，原中心城市经济、文化、政治生活不断向外扩散，将部分城市外围的郊区及乡村地区纳入城市化进程，出现外城市、边缘城市等不同城市形态。同时，随着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这两个过程的不断推进，部分城市区域合并为更大的城市群：如多中心大都会区域、巨型城市，其突出的代表包括“波士华”地区、包含了西欧主要城市的“蓝香蕉”区域、加利福尼亚“圣圣”（San Francisco-San Diego）地区，同样包括发展中国家如我国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塘城市群，西非的以格拉斯为中心的沿海城市群，以及拉美和南亚的大城市区域。这些城市区域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城市，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传统的城市中心将其许多功能分散给其它中心，使每个中心的功能较过去更具专门性，同时这些城市之间通过各种各样的通信和交通模式联系密切（戈特迪纳，2013）。

这些蔓延着的城市群经常穿过多国边界,甚至产生了跨国、跨洲际的大尺度城市化区域。这些区域正在出现将跨国行动融入城市化过程的新跨国地理(Soja and Kanai, 2007), 通过洲际交通廊道、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通信以及能源网络、自由贸易区和国家边境区域等形成广泛的空间管治网络(Brenner, 2013)。欧洲自成立至今已吸纳 28 个成员国, 已成为高度区域一体化的典范; 南美国家联盟大型区域性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取得稳步进展; 而我国正尝试通过“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建立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涉及能源、经济、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这些跨国的城市化地区不仅在地理上打破界线, 更在功能上紧密联系。

1.1.2 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突破

现代史几乎是一部“城乡二元”并立的历史, 而对城市和乡村的界定也往往基于城乡差异。例如, 早在 1937 年, 著名社会学家 Wirth (1937) 提出城市生活的概念, 用三个经典属性: 大规模人口尺度、高水平人口密度和多元的人口异质性来区别城市与乡村, 认为不同的居住空间具有不同的社会空间性质——分散性、一致性、有界性。同时, 为了衡量世界城市人口, Kingsley Davis 通过设定城市人口阈值来定义城市(Davis and Hertz Golden, 1954; Davis, 1955)。长久以来, 学者们将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乡村)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并以“人口”、“行政边界”为划分进行城乡二分(Davis, 1945, 1972), 这种对城市的界定沿用至今, 并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巩固, 成为当代城市研究根深蒂固的基础。

尽管这个研究方法在 20 世纪绝大多数传统城市研究中是相当标准的(Soja, 2000; Gans, 2009), 但二战后, 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 伴随区域的扩散及大都市区合并, 城乡二元的界线开始模糊。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Kingsley Davis 便开始预想“完全的”城市化, 认为城市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 城市的扩张致使乡村地域逐渐缩小, 直至消失, 城乡将融合为新的城市形式(Davis, 1955)。John Friedmann 和 John Miller (1965) 提出城市域(Urban Field) 的概念, 认为城乡界线已经突破, 无法再明确分辨纯粹的城市和乡村。

进入新世纪, 在全球化的助推下, 出现所谓“后福特主义”的城市重构和“信息城市”, 集聚的社会关系、企业网络、劳动力市场、建成环境、基础设施走廊和社会环境影响不断扩展和强化, 全域城市化越来越接近现实。城市空间不断扩张, 当今城市化的世界是一个大都市区域的链条, 通过通勤、旅游、电子办公、媒体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其足迹遍布镇、乡村地区(Ash Amin and Nigel Thrift, 2008)。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划分开始消失, 当代城市形式与过去我们所熟知的已完全不同(Soja, 2011)。Merrifield (2011) 认为全域城市化是一

种内部的外向化，同时也是外部的内向化的过程：城市向乡村展开就像乡村折叠回城市。总而言之，“非城市”（non-urban）的概念源于前工业时期的意识形态，传统的乡村和城市的分类方法在当代可谓漏洞百出，“城市”与“乡村”二分的概念面临彻底改造。

1.1.3 原始的结合

同时，城市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不断加深。当自然资源通过科技网络整合到城市中时，自然也开始以城市的形式呈现（Kaika and Swyngedouw,2000:121）。当代城市成为水、能源、原材料等的新陈代谢的管网。自然界的城市化基于城市的新陈代谢过程，“自然”成为社会运行的商品（Heynen et al., 2006; seealso Swyngedouw and Heynen 2003）。但是，这一新陈代谢的基础设施往往建设在城市中不易被察觉的地区，人们常常忽略自然在支撑城市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当代城市快速发展下，资本的“第二循环”已呈全域形态，全球劳动分工、金融、控制、机械、物流系统的科技创新促进了新陈代谢的加强和尺度上移（Arboleda, 2015），城市越发与全球系统的生产和交换紧密联系，不仅涉及城市腹地，其与提供服务和专业的专业化区域（农业地域、原料开采等区域，被称为“开发区”（operational landscapes））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紧密（Ibañez and Katsikis,2014:6）。新陈代谢的“全球生态性”的概念认为全球生态性的框架可以通过组织自然的方式来将资本主义进行概念化。因此，资本使生物圈的关系进行内化。资本成为新陈代谢引擎，产生了全域城市化形式的地理组织模式。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城市集聚区，开始转向“非城市”。例如，Arboleda 通过对智利小镇 Huasco 的研究，认为其在过去的 30 年间，通过建立大尺度的采掘设施，为城市及全球市场提供了大量的煤炭能源和原材料，进而融入全球资本循环之中（Arboleda,2015）。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延伸到全球尺度，物质流和能量流无形地流转于城市之间（Kaika and Swyngedouw,2000）。为了推动世界各地城市群的加速增长和扩张，众多的区域同 Huasco 小镇一样，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圈地运动和大规模的国土规划，正在被全面建设、实施或重新设计。

可见，全域城市化强调高密度集聚体的相互交织的动力和网络，包括支撑城市的地区，其分布远远超过了农业区、灌溉区。在全域城市化下，城市组织的原则交织着气候、地形、地理、水文、资源等各种要素，并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内化。

1.2 从“全球城市”到“世界城市网络”

近 30 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与深化，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日益成熟，跨国公司的不断

渗透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性进展，世界城市早已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些人口规模巨大的城市，在全球范围内起到世界或世界某一大区域经济枢纽作用（Friedmann,1982,1986）。

世界城市之间具有极为密集的经济和社会互动（Friedmann,1995）。为了探索世界城市间的相互联系及复杂的空间关系结构，学者们通过各类指标体系来解析世界城市结构体系，并对各城市进行分级（Cohen,1981;Sassen,1991,1994,1995）。不过，这些指标多聚焦企业联系、生产要素流动、商品贸易等方面的数据，其结果往往用于划分等级，而用等级关系来反映城市间关系实际是具有误导性的（Taylor,2004）。同时，这种等级结构反映的往往是核心-边缘的结构，处于等级顶端的城市也往往位于北半球的发达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工业经济主导时代以“中心地”等级体系为主要构架的旧世界城市体系已不再适用（Pred,1975;Taylor,2004）。所有城市都处在全球化进程之中，并共同具有“世界”和“全球”特性（Taylor,2007）。为此，必须打破行政区空间单元的束缚，运用联系数据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城市间复杂联系的特性，才能更加真实地揭示世界城市网络的本质。近年来，以 GAWC 为代表，对世界城市等级结构的研究向“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研究转型，以“关系”特质取代“静态”特质，用网络化过程代替了以往的节点研究。在研究对象方面，也逐渐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例如，Matsumoto（2004）发现，尽管城市间联系强度与发达国家世界城市还存在显著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在持续增强。总体上，此类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数据也更加多元，更多地运用航空客运数据、互联网数据、跨国服务业企业数据以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等（Derudder,2007）。这些转变无疑体现了在全球化推动之下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城市经济不再限制在国家经济体系中，越发倾向于跨越国家范畴、打破垂直界限，直接链接全球运行的经济、社会文化网络。城市之间的互动更加深入、相互联系更加密切了。

2 全域城市化下的城市理论

2.1 传统城市概念巡礼

长久以来，学者一直对如何以合适的空间界限来界定区域人口的问题争论不休。Kingsley Davis 试图采用人口统计学方法，也就是城市边界的划定与人口规模相结合，并使用量化的人口阈值，将 100,000 作为一级城市，20,000 作为二级城市，用公式进行简明地总结： $U = P_c / P_t$ （ U = 城市化； P_c = 城市人口； P_t = 国家人口总量）（Davis 1954,1955,1969）。

但是，对于人口阈值的争论从 1930 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基于单纯人口作为判断城市的条件显然是武断的、与历史无关的。人口阈值的定义一直有赖于地方的行政单元，但城市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比城市人口比率所标示的大得多（Wirth,1969[1937]）。Castells（1977）认为，人口阈值是统计学的经验论，无法充分描述全球城市化加速的特征。

联合国（UN）声称，当今世界超过 50%的人口已居住在“城市”，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论断正是基于人口统计。然而，这一论断存在诸多问题。实证上，联合国全球数据集中，各个国家对城市的定义是非标准化的、差异化的，109 个联合国成员（38%）用了行政标准作为城市定义的单一或者主要的基础；98 个国家（34%）城市分类是用人口大小作为单一或者主要的标准，且人口阈值均不相同（Brockerhoff,2000 :6;Cohen,2004:26;Bloom *et al.*,2010:22 - 3; Uchida and Nelson,2010:41）。人口统计学方法基于地方主义，假定地域单元的有界性、一致性和不连续性（Taylor,1994;Brenner,2004），将全球被划分为不连续的居住类型，呈现了城市/乡村的对立，忽略了资源开采区域、农工业用地、物流和通讯基础设施区域等位于外围的、偏远的、被认为是“农村的”或“自然的”地方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此外，城市化单单通过人口在城市或者城市居住区聚集来概念化，没有充分把握目前席卷世界各地集聚过程的超大规模和多样性，无法体现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全域化，基于人口学的传统城市划分框架已不再适用。城市不再简单地被限定为不同于其他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居住空间（Lefebvre,2003[1970];Soja,2010 ; Merrifield,2011），全域形式的城市化是不平均且富于变化的，需要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对全球范围内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模式和城市化路径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Schmid,2006;2012）。同时，需要关注城市概念的丰富的涵，分析其实质内容，包括政治经济过程、资本积累、国家调节、公共资源私有化、金融化、迁移和社会环境变迁要素的演化和变迁（Brenner,2014）。

2.2 对“欧美中心论”城市理论的批判

欧洲中心论构建了民族中心主义理论，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现代性（Patel,2014）。16 世纪以来，殖民者不断创造扩张的现代性，全球性的经济形成了新的劳动力的社会分工，殖民地的原住民被纳入到全球体系及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文明社会，形成了中心（北半球）和边缘（南半球）的差异。边缘地区通常被认为是野蛮的、落后的、非正规的。位于边缘地区的城镇正是殖民关系的体现（Vainer,2014），20 世纪以来，前殖民地的城市建设和设计原则都是基于欧美理论及实践经验。1950s 到 1970s，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在规划中的作用，于是强迫南半球国家关注宏观规划：从区域发展规划到世界银行强调发展中等城市，这种模

式不断复制。在 1980s-1990s, 在新自由主义的宣扬下, 南半球被迫放弃国家干预或统治经济的规划, 以市场为导向, 通过“历史街区复兴”以及“滨水区复兴”来吸引资本。近来, 宏大工程和大型体育项目成为了城市规划的热点 (Ascher,2001), 将土地主要让位给城市建设。尽管南半球国家的城市在 20 世纪有了长足发展, 但当今城市研究与实践依然根植于欧美经验 (Patel,2014)。在全球化的进程下, 全球性的咨询在城市和地域发展策略中起到中心作用。当代大量优质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位于欧美, 其研究者多以自身所在的城市为研究地, 研究成果基于并且服务于欧美城市实践, 来自欧美的城市理论与实践在与全世界学者的交流过程中得以宣扬。因此, 城市研究领域也形成了“南/北”分割的格局, 南半球的城市研究被降级到支撑或边缘化地位, 成为现代主义大都市规则下的例外 (McFarlane and Robinson, 2012)。但是, 这些被迫植入的理论、愿景和规划理想与南半球现实并不相符 (Schwarz,1992; Bunnell and Maringanti, 2010), 学者们开始转向城市化研究的“后殖民主义”, 倡导超越欧美范式、推崇多元化的研究方式 (Pieterse,2008; Roy,2011)。

全域城市化下, 城市之间的联系愈加复杂化、多元化, 城市并不是预先设定、不证自明的实体或空间类型 (Brenner and Schmid, 2013:30), 新的城市理必须消除隔离 (McFarlane, 2010), 将南半球城市化实践的知识纳入研究范畴, 进而成为对于“现存知识和理论的批判” (Sheppard et al., 2013)。“后殖民城市主义”正是对当前城市研究的一种重定向 (Peck, 2014), 它拒绝将后殖民时代的城市作为“现代性的拖后腿者”的假定, 强调所谓西方的“中心”也只是全球视角的地方案例之一, 强调破除以欧美为中心的传统理念 (Roy,2009; Seekings and Keil, 2009; Sheppard, 2014)。方法论上, 学者们开始强调以精细化分析作为对宏大理论的补充, 展现每个城市的独特性, 而不再强调城市作为某个分类的代表 (Robinson,2006)。“比较城市研究”是其中一大主体, 聚焦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广泛的差异性, 主张在“地方”层面深挖多样的城市价值 (Robinson,2011)。Eric Sheppard 与 Helga Leitner (2013) 提出“地区化” (Provincializing) 概念, 用于解构既有城市理论及经验, 强调不同地区城市化的社会历史背景、路径、时空复杂性和特殊性, 认为并不存在所谓主流的城市理论。“庶民城市主义” (subaltern urbanism) 理论区别于以精英分子和宏大理论为基础的国家、资本、集体行动策略, 认为新的城市研究应关注城市庶民的日常行为, 以获得多元的城市化实践 (Chari,2012)。Ong 和 Roy (2011) 提出“世界的城市” (worlding cities) 概念, 将其视为城市“成为全球的艺术”, 视之为城市研究的新途径, 她们指出, 亚洲的城市历史不是西方的复制品, 呼吁重新建立亚洲城市的世界身份。

进入全域城市化时期,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实践愈发显现出独特性与复杂性, 与以欧美

为中心的旧城市理论格格不入。为此，学者们呼吁创建“城市理论的新地理”（Roy,2009），依托更加广阔的城市研究视野，对城市之间及其内部的复杂性或多元性进行全方位解析，对人类的和非人类的要素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2.3 对“城市权利”的呼吁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过度累积的资本推动着无休止蔓延的城市增长，为了改变城市化资本横行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列斐伏尔提出了“城市权利（right to the city）”的概念——获取信息的权利、使用多种服务的权利、使用者表达对空间的想法并在城市空间中活动的权利，同时也包括使用中心的权利（Lefebvre,1991:34）。自此，“城市权力”成为众多社会运动、联盟、改革者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战斗口号。伴随着全球市场导向的城市发展，分配不均、社会极化、公民权利减少等社会公平问题日趋加剧，在全域城市化下，新的“城市斗争”代表了对抗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维度（Köhler and Wissen,2003）。

一方面，学者们延续列斐伏尔的观点，强调城市是社会政治动员的关键场所，城市成为“公共空间”，是全球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国家重构背景下但的集体行动的地域基础。城市的角色并非仅是一个空间舞台，而是成为了社会斗争的主要筹码，城市的转型与重构成为改变 21 世纪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和空间形式的手段（Brenner,2013）。在放大的尺度上，城市权利斗争必须与更广泛的全球公民运动相联系，这些公民包括农民、小土地拥有者、农场工人、本土人口和他们的拥护者（Brenner and Schmid,2014）。另一方面，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力假定了城市的中心性，但随着资本的极端扩张，“城市社会”成为全域形式，再用中心性来定义城市是不准确的（Merrifield,2011）。为此，Merrifield 对“城市”概念本身提出质疑：如果还将城市假定为单中心并有清晰的轮廓，谈论城市权利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城市（城市社会）无处不在，“城市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样的权利？（Merrifield,2011; Merrifield, 2013）。在无中心的城市社会空间中，公民身份面临重塑，全域城市化将曾经分离的公民群体联系起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同的政治认同和需求；同时，强调相遇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这一概念能够提供新的可能性（Merrifield,2013）：公民在实体的空间以及虚拟的网络中相遇，探讨交流相关的政治问题，例如市场危机、科技更迭、人口增长、政治社会斗争、暴力等议题，并产生质和量的转变（Merrifield,2012），如 2011 年在华尔街的政治相遇，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结果微不足道，但通过电子媒体，其后续的影响十分强大，随后开展的大量社会运动集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力量。

3 城市理论的转型与重构

在当前城市研究领域，数据收集与处理、研究方法及模型精炼、具体调查等实证研究地位持续高于认识论基础的研究，学者们对城市本质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分析基础的困惑(Soja,2000)。理论和概念框架塑造着人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对建成环境的解译、对城市干预的实践。因此，城市理论问题是城市研究所有形式的核心，它们对建成环境、空间重构等所有层面的具体调查有重要的结构化影响，只有在理论方面通过解释其核心特质、表现、动力机制才能真正认识城市的环境或形式（Brenner,2015）。全域城市化的背景已经触发了新一轮的认识论危机，如何认识城市及城市化的本质，如何建构城市理论愈发成为当代城市理论的重要议题。

3.1 注重城市的多尺度、多形态和历史动态性

全球每个区域与城市地域的互动持续增强，相互联系的经济、社会、生态网络持续发生动态的变化，将城市理解为固定不变的实体，作为一种普遍的形式、居住类型和有边界的“空间单元”的既定看法需要被取代（Brenner,2015）。首先，城市不是固定的形式，而是动态的、与历史相关的、多样化的过程，城市仅仅是社会空间转型在当前的具象化，同时，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持续创造、动摇、重组城市空间结构，从而产生新的社会空间组织形式（Harvey, 1985）。其次，城市不能被理解为某种聚落类型。城市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将社会空间简单地分为特定的形式（城市、镇、郊区、大都市、以及其他分类）。但如今，社会空间转型的过程在所有尺度上持续重塑了新的地理，静态的城市单元的形态分类已经无法体现不断更新的城市景观。因此，城市不能被认为是名义上的聚落类型，而是社会空间重组的力场（Allen, Cochrane, and Massey 1998; Massey 2005），城市结构同时代表了对上一轮的社会空间框架的重构，打开了城市未来路径和潜力。第三，城市不能再被理解为有界的空间单元。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将城市作为有界的社会空间单元（尽管可能是扩张的）成为城市研究的主流，并被广泛运用到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其他主要国际机构中。但社会空间组织在资本主义下不断生产并持续重组，产生“内向破裂-外向爆炸”（implosion-explosion）（Lefebvre,1996 [1968]）。将城市等同于任何单一有界的空间单元（城市、大都市区域等）或将城乡进行二元分割具有误导性，应该转向研究全球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下城市结构的重组过程。

3.2 注重地区差异与联系

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城市化的全域扩张持续重塑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地理，在所有尺度上产生有差异的，不均匀的社会空间结构。全域形式的城市化是不均衡且动态变化的，需要

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对全球范围内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异模式和城市化路径进行持续的调查研究 (Schmid,2006;2012), 来试图描述不断改变的城市结构。一方面, 需要将广泛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实践纳入研究范围,以超越将欧美城市化作为范式的城市理论,通过后殖民主义、比较城市化、地方化等研究框架,展现全域城市化下城市区域的独特性、多样性、差异性以及联系性。另一方面, 尽管全域城市化已经打破大都市和腹地、中心和边缘、城市和村庄的传统对立,但这并不意味着统一形式的城市化。“乡村”或“非城市区域”并未消失,相反, 这些空间依然存在,与城市地区的联系愈加紧密,并且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起到了越来越关键的作用,如在非洲、东南亚、拉美的实践 (Scott,2009)。因此, 需要基于背景的、理论及实证上的细致研究, 而不是理所当然地看待这些地区。

3.3 注重城市研究的新视角

当前新自由主义的盛行, 推动了资本主义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创造性毁灭及时空间修复。但资本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城市仍是需要探讨的议题。种族、父权统治、社会运动、规划与公共政策对城市的影响并非源于资本主义 (Soja and Kanai,2007), 因而需要从更广泛的视角认识城市本质, 例如应用女权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集群理论等进行多维度探讨。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个人的行为主体性及非人类角色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用关系的、对称的、甚至平的视角来理解城市,以弥补结构主义无法观察实际、复杂、多样的城市,并缺乏与社会研究的联系的缺点。从行动者网络角度出发,全球城市体系由垂直层次到网络结构进行转向 (Taylor,2001)。集群理论强调异质性和多样性的集合 (legg,2011), 在城市化领域致力于研究城市如何集聚,可以如何解体或再集聚等本质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而非将城市视为结果这一最终形式,通过对城市本质 (urban socio-natures), 半机械城市生活 (urban socio-natures), 城市代谢 (urban metabolisms) 的探索来揭示被忽略的城市生活的复杂性 (Brenner et al.,2011)。行动者网络理论和集群理论拒绝城市的抽象或宏大理论,而以微观的角度描绘城市的动态变化。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论述 (critical discourse), 认为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性别关系影响,探讨了基于性别不同的权力关系 (gendered power relations)所建构的“差异地理” (geographies of difference)。

城市化作为重要策略来生产、循环、吸收资本和劳动剩余, 资本主义形式长久以来的创造性的毁灭, 不断改变着自然和社会环境, 城市化面临着普遍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等一系列挑战。当前的研究将塑造地球表面的自然地理和城市化的社会动力进行分离, 城市研究领域忽视自然地理的作用, 仅将其影响因素作为量化的指标 (Katsikis,2014)。但全域形式的城市化中, 不再区分城市与村庄或自然。因此, 城市研究领域需要有机结合自然地理, 来

探索城市化的组织如何与开发区（operational landscape）互动，自然生态问题（如自然灾害、资源短缺、生态脆弱、全球气候变化等）如何影响城市,城市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等议题。同时，在社会领域，出现了“贫民窟的全球化”（Soja and Kanai, 2007）、贫富差距普遍扩大等城市问题，城市权利的当代讨论已经有效地吸引了更广泛的全球公民，并且通过各尺度的一系列社会运动而被政治化（Brenner,2013）。因此，城市理论应直面全域形势下的挑战，将理论分析与政治策略相联系。

3.4 注重城市理论的新概念与新技术

地方、区域、乃至国家和国际的聚落空间在全球化的席卷下发生深刻转变，继承性的分析词汇和制图方法不能充分捕捉当代城市化过程变化的本质，以及强烈变化的表达，例如含义模糊的“城市”（City）这一标签，无法体现城乡突破二元分割的新形式，城市学家们因为自身无力区分具体的言语特征而造成巨大的术语上的困惑（戈特迪纳,2013），“尺度”概念无法反映出尺度变化及尺度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而应被“尺度化”、“尺度重组”概念取代（Brenner, 2009）等等。全域城市化产生的模式和路径需要更新城市空间演化和社会代谢的理论、方法论和词汇，包括实验上的、推测性的、和可视化方面的（Brenner,2014）。例如，ETH Studio Basel 瑞士城市景观地图拒绝传统的城市/乡村二分形式，而用了大都市区域、城市网络、静区、阿尔卑斯度假区、阿尔卑斯休耕地区 5 个类别作为代替，强调了区域的功能。在新技术方面，遥感技术和新兴地理空间分析技术能够对全球建成和未建景观进行的多样化解译。哈佛大学城市理论研究室致力于结合空间分类法（spatial taxonomies）中基本的理论假设和数据处理技术而对自然镜像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将全域城市化下的城市理论与城市化进程的最新可视化成果对接起来。

4.结论与讨论

20 世纪 60 年代，列斐伏尔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城市化大规模和全面尺度的趋势（Lefebvr,1968），并在 1970 年形成了全面城市化的观点，认为全面城市化的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并即将到来（Lefebvre,1970）。40 年后，当今的城市化进程前所未有地接近列斐伏尔的假设，塑造了大尺度的城市区域，突破城乡界线、南北分割、中心-外围等级制度、形成了全球的城市网络，甚至在传统城市核心和郊区边缘之外的空间，例如越洋航线，跨洲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农工业聚集区，和诸如世界海洋、沙漠、赤道雨林、山脊、苔原、甚至两极、大气等早期原始空间，持续地在所有地理尺度上与全球城市化相联系，已经成为全球城

市组织的整合的部分了（Brenner,2014）。

西方城市研究对此全域城市的新形势进行深入解读,批判了基于人口统计学的传统城市划分框架,认为城市不能再被理解为一个有界的、固定不变的特定居住类型,而应该将其作为动态变化的过程;质疑了以欧美城市理论与实践作为中心的城市研究范式,主张将南半球国家的城市实践与理论纳入其中,运用更广泛的视角,创新术语、技术方法,探索城市及城市化路径的多样性、差异性,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其他区域的复杂联系;关注社会、政治、生态问题,为“城市权力”的诉求注入新的生命力。对全域城市化的研究强调理论构建的重要性,但该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新范式的建构仍在进行中,且带有政治经济分析的宏大叙事特征,在实证方面面临着较大的困境（Scott and Stroper,2015）。

随着中国步入全域城市化,其城乡结构同样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为了引导城镇化在新形式下的健康、持续发展,中国提出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但在实现城乡统筹,区域一体化等议题中所遇到的城乡二元分割、行政边界问题始终困扰学术界、规划师及政府工作人员,全域城市化下的理论建构强调对既定范式的打破以及对“非城市区”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借鉴;有关当代“公民性”及“城市权力”的讨论同样警示着城镇化过程中对社会公平、生态问题的关注。同时,全域城市化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理论对于“新城市理论的地理”有重要作用。而中国城市化作为全球关注的重点,需要不断总结自身实践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的城市理论,为南半球城市化乃至全球城市化做出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 Allen J, Cochrane A, Massey D. Rethinking the Reg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8.
- Amin A, Thrift N. Cities: Reimagining the urban[M]. Cambridge, U K.: Polity, 2002.
- Amin A, Thrift. The Blackwell cultural economy reader[M].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08.
- Bloom D E, Canning D, Fink G, et al. Urban settlement: data, measures, trends[M]// Beall J, Guha-Khasnobis B, Kanbur R.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Brenner N. New state space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Brenner N. Restructuring, rescaling and the urban question[J]. Critical Planning, 2009, 16(4): 61-79.
- Brenner N. Theses on urbanization[J]. Public Culture, 2013, 25(1 69): 85-114.
- Brenner N, Madden D J, Wachsmuth D. Assemblage urbanism and the challenges of critical urban theory[J]. City, 2011, 15(2): 225-240.
- Brenner N, Schmid C. The ‘urban age’ in ques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4, 38(3): 731-755.

- Brenner N, Schmid C. Towards a new epistemology of the urban?[J].City, 2015, 19(2-3): 151-182.
- Brockerhoff M. An urbanizing world[J]. Population Bulletin, 2000,55(3):3 – 43.
- Bunnell T, Maringanti A. Practising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beyond metrocentri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0, 34(2): 415-420.
-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M].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77 [1972].
- Chari S. Subalternities that matter in times of crisis[M]// Barnes T, Peck J, Sheppard E.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2012:501 – 551.
- Cohen R B.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rban hierarchy[M]//Scott A J.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Methuen,1981.
- Cohen B. Urban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 2004,32(1):23 – 51.
- Harvey D.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M].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 Davis K. The world demographic transition[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45,237(1):1 – 11.
- Davis K, Golden H.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e-industrial area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54, 3(1):6 – 26.
- Davis, K.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5, 60(5):429 – 437.
- Davis K. The world' s metropolitan areas[J].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
- Davis K. World urbanization 1950 – 1970, Volume II: analysis of trends, relationships and development. Population Monograph Series No. 9[J]. 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2.
- Derudder B, L Devriendt, F Witlox. Flying Where You Don' t Want to Go: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ubs in the Global Airline Network[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7, 98(3): 307-324.
- Friedmann J, Miller J. The urban field[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5, 31(4): 312-320.
- Friedmann J, Wolff G.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and Regional Research,1982,6:309-44.
-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J].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1): 69-84.
- Friedmann J.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J].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1995: 21-47.
- Gans H. Some problems of and futures for urban sociology[J]. City and Community, 2009, 8(3): 211 – 219.
- Harvey D. The Enigma of Capita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 Heynen N, Kaika M, Swyngedouw E.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Nature of Urban Metabolisms[M]. New York: Routledge,2006.
- Ibañez D, Katsikis. New Geographies 06:Grounding Metabolism[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 9.
- Kaika M, Swyngedouw E. Fetishizing the modern city: The phantasmagoria of urban

- technological network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0, 24 (1):120 – 138.
- Katsikis N. On the Geographical Organization of World Urbanization[J].*Monu*,2014,20: 4-11.
- Köhler B, Wissen M. Glocalizing protest: urban conflicts and the global social movem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3, 27(4): 942-951.
-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Blackwell: Oxford, 1991.
- Lefebvre H. The Right to the City[M]// Lefebvre H. Writings on Cities. translated by Kofman E, Lebas E. Cambridge, MA: Blackwell,1996 [1968]: 63-181.
- Lefebvre H. The urban revolution[M]. Translated by Robert Bonnono, 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1970].
- Lefebvre H.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M]. edited by N. Brenner and S. Elde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9.
- Legg S. Assemblage/apparatus: using Deleuze and Foucault[J]. *Area*, 2011, 43(2): 128-133.
- Massey D. For Space[M]. London: Sage, 2005.
- Matsumoto H. International Urban Systems and Air Passenger and Cargo Flows: Some Calculations[J].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2004, 10(4): 241-249.
- Mcfarlane C. The comparative city: knowledge, learning, urbanism[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0, 34:725 – 742.
- Mcfarlane C, Robinson J. Introduction——experiments in comparative urbanism[J].*Urban Geography*, 2012,33:765 – 773.
- Merrifield A. The right to the city and beyond[J]. *City*,2011,15(3-4): 468 – 476.
- Merrifield A. The politics of the encounter: urban theory and protest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M].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3.
- Merrifield A. The urban question under planetary urb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3): 909-922.
- Merrifield A. The New Urban Question[M]. London:Pluto,2014.
- Ong A, Roy A.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in Being Global[M].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2011.
- Patet S. Is there a ‘south’ perspective to urban studies? [M]// Parnell S, Oldfield 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n c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 London:Routledge, 2014.
- Pieterse E. City Futures: Confronting the Crisis of Urban Development[M]. Cape Town, South Africa: Zed Press, 2008.
- Pred A.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mplexity of metropolitan interdependence[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1975, 35(1): 115-142.
- Robinson J. Ordinary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06.
- Robinson J. Cities in a world of cities: the comparative gestur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1, 35(1): 1-23.
- Roy A. The twenty-first-century metropolis: New geographies of theory[J]. *Regional Studies*, 2009, 43(6): 819 – 830.
- Roy A. Conclusion: Postcolonial urbanism: Speed, hysteria, mass dreams[M]//Ong A, Roy A. Worlding Cities: Asian Experiments in Being Global. Chichester, UK: Wiley-Blackwell, 2011: 307-335.
-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 Sassen S.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M].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Sage, 1994.
- Sassen S. On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ty in the global c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chmid C. Theory[M]// Diener R, Herzog J, Meili M, et al. Switzerland: an urban portrait, Volume 1. Birkhäuser, Basel: ETH Studio Basel, 2006: 163 – 221.
- Schmid C. Patterns and pathways of global urbanization: towards comparative analysis[M]// Acebillo J. Globalization of urbanity. Barcelona: Università della Svizzera Italiana and Actar, 2012.
- Scott J.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Scott J, Storper M. The nature of cities: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urban theo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5, 39(1): 1-15.
- Seekings J, Keil 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an editorial stat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9, 33(2): i-x.
- Sheppard E. The Spaces and Times of Globalization: Place, Scale, Networks, and Positionality [J]. Economic geography, 2002, 78(3): 307-330.
- Sheppard E, Leitner H, Maringanti A. Provincializing global urbanism: a manifesto[J]. Urban Geography, 2013, 34: 893 – 900.
- Sheppard E. Globalizing capitalism and southern urbanization[M]// Arnell S, Oldfield 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n C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 Routledge, London, 2014: 143 – 154.
- Soja E. 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 Soja E, Kanai M.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world[J]. The endless city, 2007: 54-69.
- Soja E. Regional urban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metropolis era[M]// Bridge G, Watson S.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cit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2011: 679-689.
- Swyngedouw E, Heynen N.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J]. Antipode, 2003, 35(5): 898 – 918.
- Taylor P. The state as container: territoriality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4, 18(2): 151 – 162.
- Taylor P J. Specification of the world city network[J].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01, 33(2): 181-194.
- Taylor P J. World city network: A global urban analys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Taylor P J, Derudder B, Saey P, Witlox F. Cities in globalization: Practices, policies and theories [M]. Oxon: Routledge, 2007.
- Uchida H, Nelson A. Agglomeration index: towards a new measure of urban concentration[M]// Beall J, Guha-Khasnobis B, Kanbur R.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10.
- Vainer C. Disseminating best practice the coloniality of urban knowledge and city models[M]// Parnell S, Oldfield 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n cities of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Routledge, 2014.
- Wirth L.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M]// Sennett R. 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9 (1937).
- 马克戈特迪纳, 莱斯利巴德. 城市研究核心概念[M]. 张鸿雁, 顾华明编, 邵文实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